

# 流变的乐章

## ——从意识流角度解读

### 德国、瑞士图书奖

### 双奖小说《鸽子起飞》

陈壮鹰

**摘 要：**瑞士女作家的小说《鸽子起飞》是近年来德语文坛的一部力作，曾荣膺 2010 年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成为当年德语文坛一大盛事。作者梅琳达·纳吉·阿波尼纯熟地运用多种意识流文学技法创作出这部人物多样、线索错综、情节复杂、性格刻画迥异的当代移民小说。本文从碎片化叙事结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内心独白、时空蒙太奇、自由联想等贯穿《鸽子起飞》的意识流技巧入手，解读其在小说主题叙事方面的作用，凸显故国战乱、文化差异、民族冲突和异乡现实对移民及其后代产生的精神影响，令心理失落、身份认同困境等主旨更加深刻。

**关键词：**《鸽子起飞》；意识流；瑞士小说；移民文学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教授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I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3-0104-14

小说《鸽子起飞》(*Tauben fliegen auf*)是匈牙利裔瑞士女作家梅琳达·纳吉·阿波尼(Melinda Nadj Abonji)的代表作，具有强烈自传体色彩。2010年，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文学评论界热烈关注，并在当年一举斩获德语国家两项重要文学大奖——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创造了一本小说同时获得年度双奖的纪录以及德国图书奖首次颁给德国以外作家的纪录，在整个德语文坛引起轰动。瑞士主流

报刊《新苏黎世报》对小说予以高度评价：“梅琳达·纳吉·阿波尼的第二部小说《鸽子起飞》为瑞士文坛吹来一股久违的新风。这部语言成熟、贴近现实的小说同时获得德国图书奖和瑞士图书奖，不仅令人喜悦，更是名至实归。”

小说将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伊尔蒂设定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裔少女，她自幼跟随父母从东欧移民瑞士，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通过这位身份和经历独特的年轻女性的视角，梅琳达·纳吉·阿波尼描绘一个来自前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地区的移民家庭是如何在富裕而又陌生的瑞士筚路蓝缕、砥砺前行。主人公伊尔蒂在文中叙说自己家庭的移民生活，叙述家庭成员们的欢乐与哀伤、奋斗与抗争。少女的成长、故乡的思念、现实的压力、爱情的不期而遇和无奈分离、文化隔阂造成的困惑和误解、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存与冲突、战争带给普通人的种种不幸交织贯穿于整部小说，在波澜不惊的娓娓诉说中涌动着深沉的怀念和悲伤，成功地勾勒出一幅当代欧洲移民大潮下背井离乡的人们艰难前行的斑斓画卷。

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广泛运用是《鸽子起飞》的重要特征。作者通过意识流技法将作品的关注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物的内心领域，将主人公设定为瑞士社会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移民女孩，刻意淡化故事情节，打破时间和空间制约，用主人公伊尔蒂内心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意识流去映射她的彷徨、孤独感与异化感。<sup>①</sup>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引起读者共鸣并一举成功的关键。

需要说明的是，自从乔伊斯和伍尔夫两位大师谢世之后，典型的意识流小说逐渐退出作家们的视线，但意识流小说的理论，尤其是意识流技巧的影响却在不断扩大。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以及感觉印象等艺术技巧往往同时出现；如果说内心独白是一块屏幕，自由联想就是流动、跳跃在这块屏幕上的线条和画面，感觉印象则是产生这些线条和画面的触发点；意识流的各种艺术手法互相作用，共同呈现出过去与现在交织、记忆与想象融汇、追述与预述渗透的浑然一体的心理世界，揭示人物内心各层次的意识。<sup>②</sup>

意识流小说最典型的文学范例便是法国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部小说都情节松散、人物众多，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我”的主观叙述来记录社会、自我和人情世态。与晦涩的前两者相比，《鸽子起飞》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虽带有明显的意识流印痕，但更具现实性和可读性。碎片化叙事结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蒙太奇、内心独白、时空跳跃、自由联想等典型的意识流叙述技法贯穿于整部小说。

<sup>①</sup> 参见李维屏、谌晓明：《什么是意识流小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20页。

<sup>②</sup> 参见金红：《融通与变异：意识流在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流变》，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6-77页。

## 一、碎片化叙事结构

一般认为,詹姆斯的现代心理学理论及有关意识流的阐述、柏格森代表的直觉主义和“绵延”学说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无意识论是意识流理论的三大支柱。其中柏格森的“绵延”说从理论上奠定了意识流的艺术技巧。

柏格森认为:“如果将人的每一种状态都描述成一个片段,那在每个瞬间里,所有的感情、意念和意志都在发生变化:倘若一个精神状态停止了变动,其绵延(duration)也就不再流动了。……人有记忆,它将过去的某些东西输送到当前。人的心理状态沿着时间之路发展,随着它所积累的绵延而不断地膨胀:它不断增长——它自身滚动着,犹如雪地上的雪球。”<sup>①</sup>“绵延并不只是一个瞬间替代另一个瞬间;倘若如此,那除了当前之外,就什么都不存在了——过去不会延长到现实中,既没有演进,也没有具体的绵延。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逐步地吞噬(gnaw)着未来,而当它前进时,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停地成长,因此,其持续的时间也是没有限制的。”<sup>②</sup>

柏格森对于“绵延”的表述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人的意识时刻发生变化。传统的小说中试图将人的意识作为一个静止的状态进行捕捉与描述,不可能接近人的意识深层。只有对裹挟所有过去的现在进行非理性、不经作者处理、不完全符合逻辑的直接呈现,才能接近人们深层的意识。第二,人在任意时刻的意识都是一切过去的积累。因此,意识流的手法遵循绵延学说的原则描述人某一时刻的意识,就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以现在和过去来展现将来,以有限来展现无限。

《鸽子起飞》作为一部典型的移民小说,其线索复杂、人物众多、性格刻画迥异。为了能够呈现主人公的深层意识,作者在小说整体叙事结构的安排上,采用了意识流小说中常见的碎片化叙事结构,打破传统小说直线型叙事顺序和相对清晰的情节脉络,通过叙述视角的随意切换,人物和场景的非线性跳跃,勾勒一幅层次纷繁、内容庞杂的移民阶层群体像,使故事场景跨越家乡伏伊伏丁那和瑞士苏黎世两地,并且间或闪回对祖父辈的坎坷命运以及父母艰难融入瑞士本土社会的第一代移民生活的回忆,将原本已经颇为复杂的叙事结构变得更为碎片化。

小说开篇是一段主人公对全家人于1989年夏天、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死后不久,回乡省亲经历的美好回忆。故乡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白杨树依然那么挺拔,空气依然浸润着草木的芬芳,小老鼠们依然在玉米仓里上蹿下跳,猪眼睛里依然透出狡黠的目光,奶奶和舅舅、阿姨们依然那么地慈祥 and 热情。一幅美丽和谐的画面透

<sup>①</sup> 昂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页。